

立法局會議過程正式紀錄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星期四

下午二時三十分開始會議

出席者：

施偉賢爵士議員，C.B.E., LL.D., Q.C., J.P. (主席)

布政司孫明揚議員，C.B.E., J.P.

財政司麥高樂爵士議員，K.B.E., J.P.

律政司馬富善議員，C.M.G., J.P.

李鵬飛議員，C.B.E., J.P.

周梁淑怡議員，O.B.E., J.P.

許賢發議員，O.B.E., J.P.

李國寶議員，O.B.E., LL.D., J.P.

倪少傑議員，O.B.E., J.P.

彭震海議員，M.B.E.

司徒華議員

譚耀宗議員

夏佳理議員，O.B.E., J.P.

鮑磊議員，O.B.E., J.P.

劉健儀議員，O.B.E., J.P.

梁智鴻議員，O.B.E., J.P.

麥理覺議員，O.B.E., I.S.O., J.P.

杜葉錫恩議員，C.B.E.

黃匡源議員，O.B.E., J.P.

陳偉業議員

鄭海泉議員，O.B.E., J.P.

張建東議員，O.B.E., J.P.

張文光議員

詹培忠議員

馮檢基議員

夏永豪議員，M.B.E., J.P.

何敏嘉議員

林鉅津議員

林鉅成議員，J.P.

劉慧卿議員

李永達議員

李家祥議員，J.P.

李華明議員

文世昌議員

潘國濂議員

唐英年議員，J.P.

狄志遠議員

涂謹申議員

黃秉槐議員，M.B.E., J.P.

黃宜弘議員

楊森議員

楊孝華議員，J.P.

黃偉賢議員

鄧兆棠議員，J.P.

陸恭蕙議員

陸觀豪議員

胡紅玉議員

田北俊議員，O.B.E., J.P.

曹紹偉議員

李卓人議員

缺席者：

李柱銘議員，Q.C., J.P.

黃宏發議員，O.B.E., J.P.

劉皇發議員，O.B.E., J.P.

何承天議員，O.B.E., J.P.

林貝聿嘉議員，O.B.E., J.P.

劉華森議員，O.B.E., J.P.

鄭慕智議員

馮智活議員

黃震遐議員

葉錫安議員，O.B.E., J.P.

列席者：

立法局秘書馮載祥先生

總督彭定康先生根據會議常規第 4AA 條出席會議，向本局發表講話，並接受提問。

主席（譯文）：請各位議員繼續站立歡迎總督。

秘書（譯文）：總督先生。

主席（譯文）：總督將答覆與四件事項有關的問題，而這四件事項亦已知會議員。提問的議員只可再提出一項簡短的跟進問題，要求闡釋。請各位舉手。李卓人議員。

李卓人議員問：

主席先生，我的問題有關嚴重弱智成人宿位的問題。現時嚴重弱智成人的宿位尚欠 2000 個，而正常的輪候冊停留在八七年，即差不多等候 8 年還未能得到宿位的服務。請問總督先生可否告知我們，這些嚴重弱智的人士還要等多久，在輪候名冊上的所有嚴重弱智人士的家長才可以得到答覆，告訴他們可以得到宿位服務？我們很想知道這個時間表。請問何時才可以完成清理輪候名單這工作？

總督答（譯文）：

這位議員問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尤其是問題的第一部分，簡單說來，就是嚴重弱智人士和他們的家人在輪候宿位方面所等待的時間實在是太長了。一九九二年，我們制定了時間表，履行康復政策及服務錄皮書所定目標，這些目標包括日間護理中心、展能中心和宿位的安排。上個秋季，我們發表進度報告，當中說明了在安排宿位方面，雖然我們欲信守承諾，卻實在是困難重重。涉及的原因很多，如果這位議員想知道的話，遲一點我可以詳述一下。大體而言，就日間護理中心所定下的目標，我們還是履行得到的。宿位方面的問題較大，原因很多，購買樓宇作臨時用途是問題之一，社會上有人對設立嚴重弱智人士宿舍持敵對態度又是其一。

目前我們正在想辦法，希望盡快解決宿位不足或延誤的問題，並將不足之數減到最少。我想向這位議員清楚表明，儘管要達到這些目標是有困難，但我仍有意盡可能努力履行我們向弱智人士所作的承諾。我知道一些嚴重弱智人士的父母曾就此向本局議員申訴，表達他們的憂慮。無論在我們的社會還是在其他社會，這些父母都是真正的英雄，我打算安排親自與他們見面，向他們闡釋目前的實際情況，以及我們打算如何解決這個問題。如果可能的話，重要的是加快完成香港仔的有關工程。我相信這位議員也知道，這項工程是可以提供大部分宿位的。

這位議員亦說得對，即使達到了一九九二年綠皮書所定的目標，仍要看看是否還有額外目標，我們也要提早計劃，以達成這些目標。不過，當務之急是盡人力所能履行我們在一九九二年誠意定出的目標，做到嚴重弱智人士父母希望我們做到的事。

李卓人議員問：

主席先生，總督在九二至九三年度施政報告內承諾有 3930 個宿位。剛才總督先生提到會盡量縮減短缺，但他並沒有回答最後在九七年的實際宿位數目。如果說縮減短缺的話，究竟最後還會短缺多少呢？如果最後還短缺一千多個宿位的話，這等如是原地踏步。如果最後短缺的宿位是一個小數目，對那些弱智人士的家長也算是一個好消息。我們其實擔心最後短缺的宿位仍非常之多。

總督答（譯文）：

首先，雖然大部分宿位都是為嚴重弱智人士而設，但並非全部都是，這一點相信這位議員是知道的。其次，目前着手做的，是如何處理宿位不足或可能不足的問題。我想沒有人會認為宿位不足是可以接受的，而且我們都希望盡力把不足之數減到最少。我想與嚴重弱智人士的父母見面，向他們闡釋宿位的情況，然後再向這位議員和其他像他一樣關心這件事的議員清楚說明。我相信立法局大部分議員都有這樣想法。我們會向他們闡明我們心目中認為應有的最少宿位數目，雖然事實上我們想盡力達到原定的目標。

我們應由人道角度去理解這些目標。假如一個家庭無法為他們所鍾愛的嚴重弱智親人在宿舍或收容院找到一個宿位，那即是說這個家庭要在該段時間內承受更大更多壓力，我不以為我們當中有人會認為這是可以接受的。

因此，我想極力向這位議員重申，我們確實是有困難，一如我們在上個秋季發表的進度報中指出的一樣。我們決心要盡力解決這些問題，即使我們最終無法達到原定目標，即使真的如此，我們亦會清楚表明，坦白承認，並且會表明打算怎樣把不足之數減到最少。

主席（譯文）：許賢發議員。

許賢發議員問（譯文）：

總督先生，我似乎每次都是提出同一問題，詢問新發展，或許你可以給予多些意見。那就是李議員剛才所說，有關你在一九九二年曾承諾為嚴重弱能人士（不單是弱智人士）提供額外 3930 個宿位。但是，這計劃並沒有把過去數年來的需求增長計算在內。據估計，嚴重弱能人士宿位需求每年增加 130 個，換言之，即使不理會已計劃的服務出現延誤，到一九九七年也有額外 650 個宿位短缺。總督先生，由於計劃及推行一項服務需時，你如何處理這延誤和額外的需求？你一直說你已盡力，但這額外的需求等等會如何處理，因為情況的確很嚴重？

總督答（譯文）：

我不會重複在回答第一項問題時已經闡述的一切原因。我希望立法局會相信我們的說話，我們是決心盡量履行我在一九九二年所作的承諾。這位議員說得很對，那些都是康復政策及服務綠皮書所臚列的目標，是按目前所知情況而制訂的。今年夏天我們會發表康復政策及服務白皮書；我希望下月左右便可發表。當我們發表該白皮書時，我們會看看目標進展如何，及其對將來所提供的服務和未來開支情況的影響。

去年秋季，我們說希望有關服務能盡快提供，但卻受到三兩個問題掣肘。第一個問題，我在較早前答覆議員時已經提及，我相信社會上大部分人士都希望能以積極的態度去接納弱智人士，但他們的鄰居卻並非完全如此。數星期前，我到一座屋邨訪問時，遭人以一隻現已臭氣熏天的雞蛋相迎，我相信這是特別與在該屋邨提供弱智人士設施有關。

此時，公眾席上有市民張開兩幅橫額，並大聲呼叫。

主席（譯文）：守秩序！守秩序！帶他們出去！帶他們出去！會議暫停數分鐘。

主席（譯文）：本局現恢復會議。

總督（譯文）：

我剛才說，我們希望提供所需設施，但卻面對兩個問題。首先，是社會上部分人士反對。其次，我們未能在屋邨購買或提供我們所希望得到的全部樓宇。我們現須考慮是否自己去購買更多物業，還是自己去興建更多物業，我們已為此預撥資金。我恐怕事情不是有多些撥款便可行那麼簡單。事實上，在過去兩年內，我們為嚴重弱智人士的康復服務，已增加撥款幾達一倍，亦為整體康復服務的總撥款額，增加 20 億港元。

困難不在於如何覓得款項；困難在於如何按我們的意願，迅速有效地把金錢運用。儘管如此，我們現正研究如何做到這點。正如我所說，我們現正考慮如何加速完成位於香港仔的工程，我可以向這位議員保證——我清楚知道他關注這事——我們會為社會上這一群人竭盡所能，本局及其他人士是極為了解他們的需要的。

主席（譯文）：楊森議員。

楊森議員問：

主席先生，現時復康服務的主要精神是希望弱能人士融入社區內。我們在前日會見了數十名老人家，他們更攜同弱能兒童前來。他們說有時須帶弱能兒童由九龍到元朗或屯門的訓練中心上課，因為這些幼兒中心的分布，十分廣泛。他們須接送這些兒童上下課，因為那些兒童在乘搭巴士時不能照顧自己，故須由父母陪同。他們的入息較低，所以他們提出了新的要求，希望總督先生或有關官員作出研究。他們希望弱能人士能像老人家一般，在乘搭交通工具時可獲得半費優待。我們爭取老人家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可以獲半價優待也需時多年，如果現時總督先生立即說「可以」或「不可以」，反而可以簡單一些。請問總督先生會否接受這項要求，並與有關官員詳細研究其可行性？我希望這樣可以真的能使弱能人士有機會融入社區，因為如果不給予他們交通津貼，他們上下課或參加活動都會有頗大的障礙。不知政府可否在這方面作出研究？

總督答（譯文）：

奇怪得很，我開了兩次弱能人士交通問題高峰會議，都沒有注意會上有人提出過這個問題。不過，是否有適合弱能人士使用的公共交通，以及交通費用等問題，倒有人提過。雖然如此，下次高峰會議時，可以討論這個題目。總體來說，我以為弱能人士公共交通問題，並非只是關乎金錢方面，反而是關乎弱能人士體能上是否可以使用火車和公共汽車。我自己一向覺得，如果遇上財政問題或開支問題，倒不如試圖由基本福利着手解決，勝過推行特別計劃，因為每個人對政府所資助的服務有不同需求，特別計劃未必對每個人都公平。因此，我不是十分支持這個提議。不過，令公共交通更方便弱能人士和負責照料弱能人士的人，這點我是十分支持的。

楊森議員問：

主席先生，我希望總督先生會再詳細研究這個問題，不要完全置諸不理。另一個較為直接的方法是增加復康巴士，接送這些兒童上、下課。在社會福利署而言，這是十分易辦的。

總督答（譯文）：

我相信這位議員也知道，我們經已增加了復康巴士服務。復康巴士是極好的服務，對社會的弱能人士，確有幫助。我認為這是我們應做的事情之一。我們經已做了很多，但是仍然要繼續努力。我以為我們在日常生活上，在社群生活上，應該處處給予弱能人士更多方便。弱能人士的就業問題和交通問題，我們經已着手處理。本局更會在這幾個星期討論歧視弱能人士的問題，我希望本局會制訂法律基礎以解決這個問題。因此，要確保香港盡可能對弱能人士公平，還有很多事情是可以做的。

順帶一提，當我見嚴重弱智人士的家長時，我很樂意與他們討論弱能人士的交通需要。

主席（譯文）：梁智鴻議員。

梁智鴻議員問（譯文）：

多謝，主席先生。總督先生，我想轉談濫用藥物問題。我感到有點尷尬，因為我的選民內有少數人——幸虧只是少數——屬是害群之馬，他們確有出售軟性毒品。簡言之，他們其實是毒販。但可惜，根據香港現行法例，要把他們入罪十分困難，也實在不大可能。因此，結果往往是由負責監管醫學界的醫務委員會以較輕微的控罪，例如存備不當紀錄，向他們提出檢控。不錯，醫務委員會仍會處以重罰，例如長期取消他們的執照；但可惜，當那些人士向高等法院提出上訴時，由於控罪較輕微或罪行較小，他們先前被處的刑罰便全被推翻，這情況過去亦曾出現。最終的結果不但是對醫務委員會的一大諷刺，更讓「大魚」繼續逍遙法網之外，為整個醫學界帶來一些問題。對此，究竟政府可以做些甚麼及正在進行甚麼工作？我確知最近舉行的毒品問題高峰會議並沒有全面提及這一範疇。

總督答（譯文）：

不錯，這問題並沒有在會議中提出討論。我們曾討論一些相關的問題，例如，衛生署能夠執行的巡查次數，以確保沒有濫用情況。但就這具體問題而言，我想會上並沒有作深入探討。我們現正把高峰會議上提出的個別建議整理和歸納，並計劃大約在夏季季中，即六月底完成工作。我們定會一併研究這項建議，因為這位議員說得對，如果有人犯了嚴重罪行，但卻被判處輕微刑罰，實在是值得社會人士關注，而嚴刑峻法是我們對付濫用藥物問題所採取的行動之一，儘管只是其中一方面的行動。

主席（譯文）：林鉅成議員。

林鉅成議員問：

主席先生，我想就公務員過渡的問題發表一些意見，並向總督先生請問一些問題。事實上，總督先生，剛才公眾席上的嘈吵在某一個程度上反映了公務員在過渡時期所遭遇的一些困難。為何我會這樣說呢？例如有關一些政策，他們現時的「波士」叫他們這樣做，但如果未來的「波士」強烈反對的話，他們可能要說另一套。這並非市民所說的「官字兩個口」，官員說甚麼也可以，而是有兩個口就甚麼也說不得。我想歸入正題，就是廣大市民對有經驗公務員的流失感到關注，就這問題，請問總督先生來港多年，曾作出甚麼具體行動，以提高公務員的士氣？特別是在司級公務員的過渡九七安排上，他有否困難？如果有的話，是甚麼困難；他有何解決方法？

總督答（譯文）：

我覺得剛才公眾席上的行爲給予這個有意義的辯論會一個污名。對於議員把此等行爲與公務員現時的處境相提並論，我不敢肯定是可以接受的。雖然政府內部偶然也會在激烈的爭辯後才得到一致的明智決定，但這些辯論很少涉及剛才那種行爲。不過，這位議員提出的實在是廣大市民十分關心的問題。因爲市民知道，本港能如此繁榮，能成爲一個有體面的社會，一個主要原因就是我們的公務員質素良好。因此，大家都希望留住良好的公務員，盡量提高他們的士氣。士氣是一種稍爲抽象的東西，但我想我們可從兩方面去理解。

首先，我們希望確保公務員能繼續保持最佳的工作表現，以有效率及符合經濟效益的方式處理政府事務。我認爲我們的公務員一直以來正是這樣做。他們推行更龐大的衛生、教育及房屋等計劃，實踐政府許下的服務承諾，並以更公開、更負責的方式進行，而更重要的是向立法局負責。有人說本港的民主進程令公務員過去幾年來要面對挑戰；我則認爲公務員在這方面應付得十分好。回顧過去 4 年自從立法局有大多數民選議席以來，公務員的質素不但沒有下降，反而不斷提高服務水準。因此，談到士氣，我想首先要提及優良服務的提供。優良服務包括作出決定，並付諸實行。我只想清楚指出，我個人認爲，保持公務員士氣旺盛的最佳方法，就是繼續作出決定、繼續以符合本港利益的方法管治香港。我們打算以這種方式管治香港，直至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我深信將來的特別行政區首長亦有同樣的抱負。因此，我們在步向主權移交的日子，絕不會撒手不管、坐視不理、投閒置散。

此外，士氣也是一種心理狀態。公務員確實有些憂慮。我不認爲他們所擔心的是總督或政府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前所做的事。他們擔心的，難免是以後的事，例如長俸的安排。因此，我們建議預留 70 億元備用。不過，我不是說我相信將來會有動用款項的需要。我們已爲公務員擬定通用的服務條件，並希望能取得共識。此外，我們又計劃爲公務員提供更佳房屋資助，希望能藉此幫助他們消除一些長遠的憂慮。因此，我們已爲公務員提供廣泛的訓練，特別是中文書寫和普通話會話訓練等，使我們的公務員真正能夠——說得準確一點——說 3 種語言及書寫兩種文字。

我們一直鼓勵本港的公務員多與國內的公務員接觸。現時兩地的公務員都有定期互相交流。上月，本港就有 5 位司級官員曾到北京或中國其他地方訪問。有時候，我想在中國召集足夠的港府高級官員開會比在香港還要容易。不過，我認爲不斷加強這方面的聯繫是有益的。

中國政府官員可以怎樣向港人作出保證，以加強他們的信心呢？其實，我們應做的事，已清楚列載於聯合聲明及基本法內。不過，我們必須以行動而不單止是說話，證明我們明確遵守聯合聲明及基本法的精神和條文。中國政府的官員是可以有很多機會這樣做的。

據稱港澳辦公室主任魯平先生將於五月再次訪港，我對此表示無任歡迎。我想如果他來港的次數更頻繁，我們一樣歡迎。我再次向他表明，我認為我們必須遵守由中英雙方首相簽訂的機場諒解備忘錄。魯平先生很清楚知道，只要他願意，我定會與他會面。對於現時大家還未有會面，我想港人必定感到詫異。他們綜觀世界各地，不論在愛爾蘭、波斯尼亞或其他事變頻生的地方，都知道各國的官員均會見面討論難題。他們不明白究竟有甚麼令中方官員與其他國家官員的做法不同。不過，無論魯平先生會否與我見面，我們都希望禮待他，盡量表現出積極的態度。正如我已表明我很樂意會見魯平先生，布政司，港府的布政司也十分樂意與他見面。我們亦曾表明布政司希望與一些司級及高級官員一起會見魯平先生，使他們能與他討論一些影響本港前途的問題。我希望我們所提出的建議能得到正面的回應。因為我深信透過這些正式或非正式的接觸，我們才能加深彼此的了解。希望這樣能令魯平先生及他的同事進一步了解本港公務員不時關心的問題。

我認為我們不應把問題誇大。雖然現時首長級較高職階的流失率比較高，但公務員一般的流失率都很低，而且招聘工作亦相當順利。不過，港人確實對前途有些憂慮，我想這是我們每個人都要盡力解決的問題。

林鉅成議員問：

主席先生，剛才總督先生回答時曾提到一點，說要提高公務員的士氣是要繼續作決定，"continue to take decisions"。昨日公務員決定不回答陸恭蕙議員的動議，我相信對他們的士氣沒有甚麼幫助。據我的觀察，司級官員就我們的議題作出回應時，通常是雄辯滔滔。但昨日一提到共產黨，他們不是做逃兵，就好像有口難言。請問總督先生，司級官員昨日不作答，是否有一隻無形之手掩着他們的嘴巴呢？如果是的話，是總督先生你，抑或是共產黨，又抑或是其他不知名人士的手呢？

總督答（譯文）：

有時候，沉默是最佳的議辯。我對這個問題的回應，跟一位司級官員在上星期——不是昨天——的回覆一樣。我和我的同事職務繁多，由早到晚忙個不停。正如林議員也知道，我和任何司級官員的職責都不包括中國共產黨的活動在內。我想我們在回覆有關我們職責範圍內的問題上，已有很多工作要做。我們不能把工作範圍再擴大，接受議員的邀請，對不尋常的事物作出揣測。我相信如果昨天有任何人就這議題發言的話，他們一樣會雄辯滔滔。昨天的議題，說得好聽一點，能引發熱烈的辯論。我相信他們可以雄辯滔滔地討論這議題，像討論其他議題一樣。不過，我想重申，有時候沉默是金。

主席（譯文）：馮檢基議員。

馮檢基議員問：

總督先生說歡迎在魯平先生來港時與他會面。請問總督先生有否正式發出邀請，請魯平先生在來港時大家會面，討論有關香港過渡的問題呢？我相信香港人很希望見到總督先生和魯平先生能夠在港正式會面。我的第一個問題是，有否正式發信邀請呢？如果沒有，何時會發信呢？如果有，或仍未有回音，總督先生有否考慮使用其他方法，以促成兩人會面？

總督答（譯文）：

我最近曾發出兩次正式邀請，而正如我剛才所說，我想魯平先生會知道，不論他甚麼時候願意接受邀請，都一定有效。但是為絕對清晰起見，並為配合魯平先生在五月中旬訪港，我們已發出兩次直接邀請，第一次在二月發出，以便他有充足時間考慮，因為我知道人們的時間表總是很快被填滿的。讓我將剛才對另一位議員所說的話重複一遍，我已經非常清晰地向魯平先生表示過，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午夜之前，無論任何時候，我都可以跟他會面。不單止如此，即使九七年之後亦然，只是屆時所談的會與香港問題有較少關連；而我亦表示布政司會高興跟他會面。魯平先生曾有一次非正式會晤前任布政司，我想應該是在布政司官邸罷，那次會面亦非常融洽。布政司亦已清楚表明，她高興跟魯平先生作正式或非正式會面，好讓她介紹他認識港府的高級官員。

以目前來說，我們沒有比這做法更禮貌、更有建設性和更坦誠的了。我重複先前的說話，我未曾聽聞過世界上有任何一個地方的政府是以禮相邀而得不到對方以禮回應的。

主席（譯文）：李家祥議員。

李家祥議員問：

主席先生，我想討論復康工作方面的問題。剛才總督先生說有經費，但較難物色地方。不知總督先生是否知道人手也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這問題現時使一些復康機構出現士氣低落的情形。我很高興聽到剛才總督先生說應給予弱能人士充分或甚至優先的機會，但在人手方面，復康界須在一個比較困難的工作環境中與其他服務進行不平等的競爭。舉例來說，在輔助醫療人員方面，它須與條件較為優厚的醫院管理局相爭；在幼兒工作人員方面，它須與教育署互爭人手，至於其他人員，也須與其他社會服務界相爭。3年前發表的綠皮書第13章第7段已清楚看到這情況，並作出一項建議，在衛生福利科內設立一個

中央統籌機構，負責監管這些人員和監察他們的需要，並提出改善建議。不過，這3年來，有關工作似乎進行得非常緩慢，現時仍未見到這些改善建議，更不知會在何時執行。有關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和言語治療主任等重要人員的需求調查仍未進行。我希望總督先生早些關心這問題，使人力方面的問題能及早獲得改善。

總督答（譯文）：

這是個重要事項及重要問題，但我相信這問題不致於生死攸關，而亦是由於此緣故，我們在履行一九九二年所訂目標上遭遇困難。不過，我們會在有關復康工作的白皮書上討論此問題，而正如我所說，我們希望在五月底前發表這份白皮書。我重複，倘若你查考本局批准並已撥作復康用途的款項，過去數年內，差不多以倍數增加，日後更會有增無減。雖然資源甚至人手十分重要，但我並不相信那是難以達成目標的主要原因。不過，當然，這位議員指出要注意發展一些輔助醫療服務，他的建議是正確的。

李家祥議員問：

我同意總督先生所說，這並非達到將來目標的問題。最近一些復康機構曾直接與我接觸，提及現時的問題是維持現有服務的人手也不足夠，因為有經驗的物理治療師和職業治療師差不多全轉職至醫院管理局，所以維持現有服務也相當艱難。我希望有關方面早些接觸這些機構，了解它們這方面的情況。

總督答（譯文）：我會的。

主席（譯文）：文世昌議員。

文世昌議員問：

主席先生，我的問題是有關公務員及過渡的問題。在一些國家，語文可以是很敏感的問題，亦可能是情緒化的問題。距今不足800日，香港就會成為特別行政區，請問總督先生有否主動積極研究在政府公務員架構上，即在政府同一部門內部、政府各部門之間，以及政府與市民使用中文作溝通的問題？請問是否有一個時間表，可以很順利使兩種語文都在將來的特別行政區政府內通行無阻，抑或現時仍未開始研究呢？如果有的話，可否告知我們該時間表？這事是否須由總督主動策劃，抑或交由公務員事務科處理？

總督答（譯文）：

這當然是一項我們一直有研究的問題，而更重要的，是我們一直都有採取行動。據我記憶所及，大約有 14000 名公務員會於下年度左右接受普通話訓練，而其中半數更會接受書寫方面的訓練。因此，我們正加緊大量增強公務員的語文訓練，正如我們亦嘗試提高外籍政務主任的語文訓練，例如改善他們的廣東話水平，以應付日常工作的需要。這些都是至為重要的問題。我知道這位議員非常關注這問題，而我可以向他保證，公務員事務司以及所有政府官員都會認真研究此事，並會盡力提高公務員的語文能力。正如我較早時所說，我們所求取的，是能講 3 種語言、能寫兩種語文的公務員——當你環顧世界，便會發覺這情況雖然並非獨一無二，但亦不易達到，這的確是一項挑戰。

文世昌議員問：

主席先生，我想簡單跟進的是，你們的目標是甚麼？是否在政府部門內，書面方面仍繼續使用中、英兩種語文，抑或將來有機會由一種情況過渡至另一種情況，即長遠來說，香港的政府部門只使用中文一種語文？請問是否已清楚決定了一個目標？

總督答（譯文）：

我認為接近九七年及之後，政府部門必然會更廣泛使用中文，我覺得這既是無可避免又是正確的做法。但如果在轉變過程中令運用英語的技巧受到嚴重影響的話，便是錯誤的，因為香港是卓越的國際都會，其中所反映的一項特色，就是我們有能力運用其他語言，特別是英語。然而，我們打算盡力在九七年之前，確保將來特區政府的公務員能夠寫兩種語文及講 3 種語言。我可以想像得到，我的繼任人及其高級公務員將會有大部分時間使用中文。

主席（譯文）：田北俊議員。

田北俊議員問（譯文）：

謝謝，主席先生。總督先生，我的問題較為簡單，是關於……

總督（譯文）：這些一定都是難題。（眾笑）

田北俊議員問（譯文）：

是關於與中國方面的基建協調。不過，今次不是談九號貨櫃碼頭或貨櫃港，而是關於羅湖過境通道每天早上的情況。你可知道，九廣鐵路每天早上每隔兩、三分鐘即有列車駛經羅湖。現在這個時候你可能不知道每天早上大約八時到十時在香港這一邊，或者是午後五時到七時在中國大陸那一邊都會大排長龍。過境人士一般要等候 30 分鐘到一個鐘頭不等。人民入境事務處或會跟你說，排隊只須排五分鐘，這可能是實情；不過，他們可能沒有告訴你，當你在羅湖踏出火車後，你先要排隊排上半個小時才能夠排到閘口入票。所以，你要先經過這一關才能夠排隊辦出境手續。你當然明白，管方要為僱員的時間付出薪酬，即使時間是花在早上用來排隊的。在商言商，這些人花在排隊等候的時間，可能浪費生意人許多人力、物力和金錢。總督先生，你認為有甚麼方法可以改善九廣鐵路公司、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在這方面的協調工作？

總督答（譯文）：

羅湖問題和中港鐵路接駁問題是中港基建協調委員會議程中討論得最多的問題之一，事實上，這也是我們要有一個基建協調委員會的原因之一，此點相信這位議員不會覺得奇怪。基建協調委員會轄下有四個事務委員會，其中之一就是專門負責鐵路聯繫和鐵路接駁的；而我知道這個事務委員會經已討論過這個問題。我確信一旦作出決定，這些決定一定會受到這位議員和他所說要排隊超過五分鐘的人歡迎。羅湖是一個忙得交關的過境站，而且我估計將來只有愈加繁忙，所以我們要確保有適當資源，加快人們過關時間。

主席（譯文）：潘國濂議員

潘國濂議員問（譯文）：

政府最近公布的失業率是 2.8%。以世界標準來說，這不是一個十分高的數字；但以香港的標準來說，由於過去一段頗長的時間未曾有這樣高紀錄的數字，所以，這真是相當高的失業率了。鑑於香港地方狹小，人口擠迫，市民能走動的地方也不多，而且又沒有一個周全的社會保障制度，因此，我認為香港人對這個數據表示擔心是很有道理的。現在，市民已經對這個失業率極之關注。總督先生，你能否告訴我們，你預期這個失業率在未來十二個月會否上升？政府或你本人和你的司級官員，目前有沒有去找出失業情況究竟集中在哪些行業或服務或酒樓餐館等，諸如此類？你有沒有打算採取甚麼步驟措施，使失業率在可見的將來下降？

總督答（譯文）：

這位議員說得對，香港這個剛剛低於 3% 的失業率，從世界標準看是低的。同時，他說以香港近年的標準看，這個失業是高了一些，這也是對的。但是，失業率突然跳升，只是剛過去兩、三個月之間的事，我想這位議員應該留意到這一點。首要要做而且是在進行中的一件事，是必須盡可能精細地查看這些數字和產生這些數字的背景；看清楚擺在面前的數字，就是標誌着某種趨勢的開始，抑或只是螢光幕上一個短暫的訊號而已。到下一、兩個月，當我們對事情有一個更清晰的概念時，便知道如何應付，總括來說，從本港的增長預測與預測本港未來一、兩年經濟展望的人的共識來看，我們大可不必對勞動市場日漸放緩和失業率上升的情況過於擔心。例如，本港一些建造業將會走上高峰，這會有利工人就業。不過，我們亦須相當精細地查看失業數字。如果財政司和我都認為有必要在幾個月內採取行動，我們一定會毫不猶豫地去做。

潘國濂議員（譯文）：

多謝，主席先生。總督先生，你剛才觸及了一個我正好打算向你提出的建議。我的建議是，正當香港準備動用數以百億元的款項於各種不同的建設項目，特別是基建項目之際，政府是否可以把部分資源用在某些環節——我不打算說出是哪幾個環節，因為用錢的環節已經訂定——但款項的運用，應用於最能使本地勞工受惠之處。老實說，我自己也不知何所指，姑且舉個例子吧。例如，建造工程合約應訂明要聘用某一數目的本地勞工，我想這類建議或許值得政府考慮。

總督答（譯文）：

這位議員說的甚為坦白，值得我們多些人去多些學習，倘若我們真能做到如此坦白的話，肯定可以拿個坦白獎。

假如為使本地就業情況受到衝擊而更改目前的工程投標程序或資本運用的重心，便難免會影響香港已經贏得的國際美譽，這個美譽，令香港能夠在國際市場不時取得最佳的工程價格，皆因我們有一個堪稱世界上最公開，最容許競爭的公共工程投標政策。我想不出有甚麼情況是容許我們作出更改的。

此外，與這位議員所講有關的另一個問題是，僱主代表和工會代表對輸入勞工有不同的見解。工會代表認為僱主並未有按照輸入勞工計劃的原意使用該計劃。這個意見應在社會公開，並謀求解決。工會的見解，顯然在一定程度上與這位議員剛才為解決本地不斷上升的失業（如情況真是這樣的話）所作的建議有些關連。我得重複，本港過去幾個月的失業數字確實欠佳，但要先搞清楚這些數字所表示的是某種趨勢的開始，還是一些暫時現象。如果真的顯示了某種趨勢，便要採取行動對付。

主席（譯文）：劉健儀議員。

劉健儀議員問（譯文）：

總督先生，我想回到弱智人士服務的問題上。較早時候你回答李卓人議員的問題時，提到社會部分人士對設立嚴重弱智人士宿舍表現敵意。請問政府在提高弱智人士，特別是嚴重弱智人士的公眾形象方面，做了些甚麼工作？我覺得現時仍在上映的電影「阿甘正傳」在提高弱智人士的正面形象方面，比政府做得更多。倘社會人士真的那麼抗拒，致令有關服務的提供受到阻延，政府是否應在這方面多做工夫？

總督答（譯文）：

倘我能僅居於湯漢斯之後，我亦心滿意足了。我看過這部影片，但不禁要問，究竟是影片中的主角弱智，抑或我們其他所有人是弱智的，因為在影片中，主角大部分時間都表現得非常清醒及理智。回到嚴肅的話題，這位議員所說完全正確，要解決這個問題，須要向市民多點教育。當然，我們依照這位議員的提示，立法禁止歧視行為，是正確的做法，這是教育過程中重要的一環。但我認為在這問題上，也有積極的一面。例如，我設法在我的探訪行程上盡量安排去探訪一些為弱智人士而設的訓練中心、日間訓練中心、宿舍等；毫無疑問，我在這方面可以做多些，而將來也可以做更多。在這方面，我們每個人都應盡一點力。我相信負責衛生和福利的部門一直都在積極地努力。坦白說，在這方面，我們在社會上仍然有一段很長的路要走，當然不及阿甘跑得那麼遠。但若要確保傷殘人士，不單止弱智人士，而是所有弱能人士在社會上均有應得的公平機會。這段路肯定不短。

劉健儀議員問（譯文）：

主席先生，請問當一些外國顯要人物如儲妃戴安娜等訪港時，總督可否確保不要只是給這些顯要人物安排欣賞網球比賽，更會安排他們訪問一些如日間訓練中心等機構？

總督答（譯文）：

讓我說句公道話（我知道這位議員也是希望公道的），儲妃在訪港首天早上與一些癌症病人傾談、聆聽他們所遇到的問題及如何共同解決問題，接着便訪問青社；協青社是我認為是本港社會其中一項最優秀的工作；該社設法協助青少年不再在街上流連並返回家園；儲妃在協青社也與青少年們共處不少時間。之後，她在 36 小時內為癌症病人、協青社及紅十字會籌得大量款項；而在星期日，更參觀為濫用藥物者所做的工作。因此，我認為就多數的標準而言，她已有一個十分繁忙的週末。有機會欣賞張德培贏一場網球比賽，是令人羨慕的。但在星期日下午坐在酷熱的維多利亞公園網球主場中欣賞網球，卻不是那麼好的享受。

主席（譯文）：陳偉業議員。

陳偉業議員問：

主席先生，剛才總督先生談及官員在議會的沉默，他無疑對「沉默是金」創造了新的演繹。議會民主制度"parliamentary democracy"的成功，對我來說，須倚靠公開的辯論。如果「沉默是金」是議會新的座右銘，我相信這是所有民主議會政治步向滅亡的一個開始。我相信總督先生並不希望見到出現這個情況。

我的問題是有關中國與香港基建協調的問題。在一九八九年香港政府訂定港口發展時，整個南中國海港發展還未有結論或規劃，過去6年有很多新的轉變。最近我與規劃署官員討論有關海港發展時，香港的部門很多時都沒有中國在南中國海港發展的資料。我不肯定中方有沒有這些資料，但由於缺乏這些資料，令規劃香港海港的長遠發展方面出現很多困難。請問總督先生，政府有否計劃如何面對這些困難，以及香港政府如何確保不會因為缺乏這些資料而令長遠的規劃出現錯誤？

總督答（譯文）：

我可以就第一點向這位議員保證，政府人員在本局通常只會雄辯滔滔而不會默不作聲。相信到下星期立法局就終審法院進行辯論時，這位議員一定會發現，政府人員是雄辯滔滔的。只是我希望能首先清楚說明一點，我們如在會議席上仔細聆聽各位議員在辯論時的發言，各位切勿感到詫異。我這樣說，是因為我們細心聆聽議員就老年退休金發言的內容時，有些議員似乎頗感驚異。各位議員就那個非常重要的題目發言時，我們會非常認真地聆聽各位議員的發言。但是我們在回應時亦會一樣巧舌如簧。

第二部分是有關港口發展。當局就港口發展作決定時，是顧及有關發展的。舉例說，就對貨櫃碼頭的需求作決定時，我們確有顧及華南地區的發展情況。事實上，除非我們這樣考慮周詳，否則亦不可能就港口吞吐量作出合理的決定。這位議員說基建協調委員會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架構，令我們得以與華南地區這方面的負責人商談這類經濟基建問題，這亦顯然是對的。中港經濟唇齒相依、血肉相連，中港雙方如能以建設性的態度研究經濟發展對本港運輸及基建問題整體的影響，對雙方均有裨益。因此，要簡單回覆這位議員的問題，我會說的是，我們確須研究亞太區其他地方的發展情況，而這位議員就這個問題向我們追問，亦是正確的做法。或許我們應該較前更仔細地研究一下在我們社區周圍的貨櫃存放情況所造成的影響，而這正是本港港口發展所帶來的問題。

休會及下次會議

主席（譯文）：我現在依照會議常規的規定，宣布休會。下次會議定於一九九五年五月三日星期三下午二時三十分舉行。

會議遂於下午三時三十五分結束。

